然殿卿不以其故而豪樂而益自奮為詩與于鱗
唱酬者洋洋矣最後相大梁則稱梁園集於獻平
臺修竹榛莽荒梁草稱梁園名迄在者以鄒枚諸君
故也鄒枚諸君貴宗當漢一時方其港思揮毫引
商刻羽造調景於指端攬形類於精掌梁王觴上
客而投簡長卿生貴郎而願從斯亦足俠其蘊矣
寧獨千載之下貴於漢庭史哉然則殿卿今目之
自託於梁園未可謂
不遇者也士脩序

焦竑魯志序　孔子訂六藝以垂萬世易詩書春秋
皆因古人之舊述稍稍刪次之而已
其自言惟論語孝經戴記為詳孝經為魯子而作
論語成於魯子之門人戴記為魯二書表章於宋
又魯子以授之子思者也由此觀之孔子之學惟
魯子得其宗豈誣也哉當時三千七十子之流聰
明才辨者非少也而獨魯子之魯者得之此無異
故益中庸等其乃君子得之以時其中而小人得
之以忽其無忌憚之為則受之者其器異也孔魯
之時逆知後世之小人有自詭于中庸者矣故綱

殷士儋梁園集序　益余與殷卿兩人者游也時余
里居歲既于鱗與余先後登仕

而丞索者稍稍無則趨稍變已拂於色矣益于
鱗居常以病謝客二三載間余以居憂得靡侍于
鱗于鱗近日題著滋余者最十之七八不容以無
為辭也然于鱗為詩及人和于鱗詩既多歷年所
則篇什有日增有請將者于鱗以詘次未定自揖
抑久不報及余頻行復請又峻謝時屬近體二章
絕句十二章為別乃遂以應客而請者日至且咄
前什為未足因簡選中得近日相與倡和者若干
篇郎次抄錄供求不給以梓謀之棠小殷子乃曰
詩以倡和為名則不得獨出于鱗矣余曰敖顰爾
殷子曰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聽者倘工合其奏
故聲不同則應必象謝不同則聽不天吾見于鱗
倡與屬和于子子先而于鱗亦無不酬焉彼工
能雷壞者何以有是也使觀者見于鱗而不及子
之見其無缺與之嘆者幾希矣況取舍
在人則嫌與妍不敢自擅豈無有諒其心於是榛
者哉